



琴台客聚

潘國森

處理醫生荒

據報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醫生護士，將會出現退休潮和移民潮，由是導致醫生人才斷層，影響服務云云。筆者早在2019年「時代革命」暴亂高潮中，已談到「亂後重建」。亂港的醫護屬於亂港五棍「政教法學媒」中的「政府門」。「政棍」除了政黨之外，還有公務員和公營機構僱員，醫院管理局即是其中之一。醫管局名義上不屬公務員系統，卻仍是耗用公帑，局中人領的薪水、用的物資，都由政府庫房支付，只不過是先撥款，花掉再領而矣。

猶記新冠肺炎疫情初起，竟然有醫護惡意罷工，看來早將《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 拋到九霄雲外。其誓曰：「無論何適何遇，逢男或女，民人奴隸，餘之唯一目的，為病家謀福，並檢點吾身，不為種種墮落害人之敗行……」 枱面上是年輕醫生護士跳出來組織罷工，會有資深醫護在後面推波助瀾嗎？看來在情必有，於據則無。今天還有幾許醫學界的「大老」肆無忌憚地抹黑中國研發的疫苗和歧視整個中國醫學界？

有「重量級人物」獅子開大口，要政府給每個香港市民發3,000元，用來幫襯「私家醫生」注射疫苗。700萬人乘每人3,000元，共為210億元，都要落入醫護和背後商人手中。行政長官林太一口拒絕！廣府俗語有云：「斷人食口，猶如殺人父母！」一幫人摩拳擦掌要分一塊200億的大肥肉。醫生開天殺價，若政府落地還錢，仍會有過百億，或至少幾十億新財源。現在都落空了！有人對林太太人，甚至其下屬、家屬都恨之入骨，就不難理解了。

筆者請教資深醫生缺人的根由，「大國手」笑言在香港做醫生，有非常特殊的要求。平日為病人診斷、問診與解釋治法，九成以上用廣東話交談；寫病歷、開處方卻用英文。這樣的組合，恐怕只有本地培養的醫科學生才可以勝任云云。筆者是學「產業工程」的，許多問題都可以用錢解決，少數難題要用更多錢。手用英文，嘴用粵語的特殊組合，也不是什麼不可逾越的難關！現時只不過是本港醫學界的「大老」不肯學用中文！實情是世界各地的「西醫」都用本國語言，不一定都用英文這門「國際語言」。以我們東亞為例，中國海峽兩岸，日本、韓國，都不用英文寫病歷、開藥方。

許多年前，有工程界的朋友提及，那時寫投標工程的標書，主流已改為用中文，而且要用簡體字，名詞術語都用內地的一套。這無非是資本主義社會、市場經濟的老規矩：「顧客永遠是對的！」付錢請你香港專家的老闆是中國內地人，你就要用中文簡體字去滿足貴客。今時中國已是世界「基建狂魔」，香港工程界、建築界、營造界，還有什麼本事可以賺中國內地貴客的大錢？

世上有「人工智能」此一事物，未來一段時間，香港病人仍以廣東人為主流。花點錢更新電腦病歷系統，容許中英雙語便是。這邊輸入一個中文醫學或藥學名詞，立時就提供英文譯名；還可以英譯中呢！

還有是統一執業資格試，本地地上大學醫學院學習的年輕人，與外地行醫有年的行家大可以考同一個執業資格試。據此改制，醫生來源一步就解決了！



思旋天地

思旋

大變革 香港復活了

廿四節令之「春分」已過，又到清明節。

農曆二月廿三日是清明節，正是孝子賢孫扶老攜幼踏青掃墓，緬懷先人的時候。恰恰是春暖花開的季節，既是賢孝的表現，又是合家團聚的親子活動。

香港是匯聚中西文化的城市。過了中國人的清明節，接着又到西方的復活節了。復活節是耶穌基督為救世人甘於受難，終在3天後復活的故事。無論你是否教徒，都受感動。每當一年一度的復活節來臨時，很多地方都放假作紀念活動。今年的清明節與復活節連在一起，共有5天假期。遺憾的是，世界現正面對新冠疫情，各地幾乎都作了封關的措施，香港也不例外。市民只能在5日假期作短途本地遊的計劃，以度假期。

其實，香港是個美麗的城市，港人以往趁假期常到外地旅遊而忽略了本地觀光的机会。相信特區政府有關官員亦會在近日確診人數稍緩的時候而作出某些鬆綁的措施，好讓市民在假日有快樂的好去處，最要的是讓香港百業都因此而解禁，有生意做、有工開，過一個真真正正的復活節！

中央對香港無微不至的關懷與愛護，為了令香港能真正貫徹落實「一國兩制」，近年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分別公布了《香港國安法》和最近就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作出了決定等等，並廣納民意，良政善治，全國人大常委會今日(3月29日)在北京開會，就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而最後拍板，解決一系列選舉制度的具體問題。

有關1,500人選委會的組成、90席立法會議席在3種選舉方式中的分配比例，以及資格審查委員會的組成和職權等議題，香港各界都期望能盡早作出決定並公布。根據現行香港特區政府有關官員所認為，現時是分秒必爭的時候，要梳理涉及超過20條的主體法律及附屬法律，然後交予立法會審議通過。

要知道，香港要在一年內舉行3個選舉，分別是選舉委員會、立法會換屆、行政長官選舉，顯然這將是香港的一次偉大變革。匯聚數百萬港人的智慧和力量，眾志成城，選出真正的愛國者，選舉與能，選出以人民為中心的能者治港！一心為港和平發展、經濟和民生！香港真正復活了！



心窗常開

潘金英

熱血報國 軍旅情懷

辛丑年，疫情下的春節不團拜，頗長時間未和孫靚琳老師及夫婿蘭先生見面，心中惦念，趁趁寬限聚令至4人，明珠和我即約他倆在酒樓補拜年談心！

孫老師夫婿蘭常志和蘭可親，他常難忘往昔在母校華師學習的校園時光，學習雖很刻苦，但特別珍惜在華師認識了孫靚琳，後贏得美人歸，成了他的太太，收穫一段美麗的爱情，與青葱的記憶。

能面對面和兩老飲茶談心，見他倆精神飽滿，滿面笑容，風采真好！蘭先生談起往事，回想起年少志昂那段軍旅歲月，欣然拿出一幅襟章照給我們看：他精神矍鑠地佩戴上一枚紀念章(見圖)，細看熠熠生輝刻着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70周年。

原來今年是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70周年紀念！蘭生榮獲此紀念章，真是喜出望外，果然人逢喜事精神爽！這美事由一封承載着殷切期望的交辦信起，歷兩個多月，在北京、香港、瀾陽三地緊密聯繫努力下，88歲的蘭老兵，終在今年春節戴上此章。我們感恩可飲茶聚會，欣賞這難能可貴的照片，聆聽分享了一段當年激勵人心、雄姿英發的軍旅敘事……

蘭先生感慨地侃侃而談：「我其實出生於1934年，軍報錯寫成1935年，在懂事的時候日本侵華，每周在時事課上總是聽老師講，我們的軍隊打敗了、撤退了，心裏就壓着一股熱血。又讀到中國近代史，國家簽訂不平等條約，總是覺得自己的國家太弱小，要為祖國做些事情。」

回憶起那段年少志昂的青葱歲月，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熱愛祖國的蘭常志(當年只得16歲)，懷着滿腔熱血，未及與父母辭別，即帶上幾件衣服，從香港回到廣州，懷着一顆赤子之心，便到江門踏上了解放軍參軍之路，出國作戰；後部隊改志願軍，負責送兵士赴朝鮮戰場。那時他在華南幹部訓練大隊學習，1951年下半年被分到48軍13師428團，1952年他們團乘火車往湖南，接到命令去洞庭湖邊參加荊江分洪水利建設工程。那段4年的軍旅生涯中，所學到的拼搏精神，能幹、肯幹、不計較的優良作風卻影響他之後的學習、工作。談起往事，他想起當時超負荷的勞動，一個軍工頂4個民工，民工挑着擔子起步走，和洪水賽跑，在短短3個月裏，他有了白頭髮；言談滿是經歷的感覺、愛國的情懷。

從瀾陽到香港，這枚紀念章，圓了老兵蘭生厚重的家國情懷夢；和平日子，得來不易，願君記取。



琴袖乾坤

余似心

性格影響健康

對於一個人的性格，大家都知道影響很大，影響個人的家庭、幸福、婚姻，最近有調查顯示，一個人的性格影響個人健康，總括來說便是影響一個人的命運！

在日本的健康節目《恐怖醫學》中，有一集提到心血管病，節目中有兩位代表人物，一個性格緊張兮兮，凡事要用詳策劃，依足規定，難以接受改變；另一人凡事隨心隨意，樂天開朗，輕鬆面對臨時的改變。結果是前者患上心血管堵塞疾病的機會較後者高出很多。專家要提出的是什麼性格的人會直接影響其身體健康。

根據我兩位有心臟毛病的朋友的經驗，每當他們大魚大肉，狼吞虎嚥一輪後，心跳便加速，醫生的診斷是胃部突然負荷增加，血液都跑去幫助消化，心臟須加速工作泵血，以致心跳加快，導致心律不正。故此病者應改變愛吃難消化的食物如肉類、肥膩食物，以及急躁的性格。

提到急躁的性格，有一位朋友就因為多種病痛而強迫自己慢下來，並且努力收斂火爆的脾氣。他要求高，每天都爭分奪秒，稍有不順便拍枱大罵，下屬和家人都受了不少氣。久而久之，每次狂妄過後，心臟便不適，血壓飆高，消化不良，這就是警號，要他改變心態，讓身體好過點。

最常見出毛病的性格是悲觀，事實證明悲觀的人較易患上抑鬱症，或由低落情緒長期積壓而形成的疾病。還有較易患病的性格是焦慮、倔強、憤世嫉俗等，醫生朋友說這類性格較常有偏頭痛、暴食症、高血壓、腸胃病等。

很喜歡「難得糊塗」這句話，不拘小節，性格樂天，大情大性的人，總能睡得好，吃得暢快，較少病痛。「喜樂的心乃是良藥」這句來自聖經的金句，在港安和浸會醫院都有掛出來，提醒病人樂觀面對自己的疾病。大家都可能聽過沒病的被嚇死，有病的以為無事而痊癒的例子。要改善健康，讓我們嘗試針對缺點改變自己的性格。



劉志華

水中故鄉

夜深了，喧囂的小城漸漸安靜下來，街邊的燈火依然璀璨。月光下那條彎彎的溪流閃着細碎的銀光，那跳動的水波像個調皮的孩子打翻了我記憶的閘門，故鄉的山山水水瞬間從腦海裏一擁而出。記不清多少個夜晚，仰望夜空，思念向着故鄉瘋狂生長。多想回去看看，哪怕只剩殘垣斷壁，然而近在咫尺，我們卻再也回不到那片魂牽夢繞的地方。

當年因響應國家號召，建造棉花灘水電站的需要，峯市人民須集體搬遷，離開自己心愛的家鄉。從此，我們的村莊便淹在深深的龍湖水底……

離開家鄉20多年了，不知水底的村莊成了什麼樣子？千萬次想像，仍改變不了它在我心中的模樣。儘管當年車子開過泥巴公路時塵土飛揚；儘管村莊都是些陳舊的土樓瓦房；儘管空氣中瀰漫着泥土、莊稼混合一起的鄉土味，但那兒依舊是我最為惦念，最想到達的地方。

思鄉的時候，童年那個夏夜便清晰地浮現在腦海：黯沉的夜空綴滿星星，大地鋪滿了銀光。月光下的曬穀坪裏，小夥伴們的嬉鬧聲不絕於耳：「聽聽，肚嘎嘎，唔(不)讀書，有老婆」，「月光光，秀才郎，騎白馬，過蓮塘……」孩子們邊遊戲邊吟唱着百讀不厭的客家童謠。大人們則圍坐在家門口的石階上搖着蒲扇，拉家常，聊八卦。而屋裏那盞微弱的煤油燈，在黑夜裏顯得異常孤獨冷清。波光粼粼的溪水低聲細語地緩緩前行，小溪一隅傳來陣陣銀鈴般的笑聲，勞累了一天的姑娘們坐在洗衣石上泡腳嬉水，溪水的清涼洗去了她們的倦意。田間小道上偶爾有電筒光在晃動，那是放水灌溉莊稼的人沿着水渠勘查水情，保證水能順利流進自家農田。夜漸深了，人群散去。村莊漸漸地安靜了下來，人們陸續進入甜美的夢鄉。夜風中禾苗沙沙細語，蟲兒低聲呢喃，唯有那池蛙聲及偶爾的幾聲狗吠，顯得如此清亮。

待天色迷濛微亮，寧靜的村莊又熱鬧起來：「踢踏、踢踏」的腳步聲，鍋碗瓢盆的碰撞聲，雞鳴狗吠聲，還有大人喊孩子起床的叫喚聲，匯成一首激昂交錯的交響樂。放雞鴨出籠、澆菜、摘菜、做早飯，婦人們用統籌方法安排好時間，有條不紊地忙碌着。男人們則扛起鋤頭往田邊走，趁早晨涼快先幹幹農活。睡眼矇矓的孩子們按部就班忙起了家務：挑水、燒火、掃地、放牛、洗衣服、刺豬草……時不時還打打呵欠，伸伸懶腰。晨霧中裊裊升起的縷縷炊煙是家鄉最美的風景。

春天的小溪像個美麗的大花園，綠油油的岸邊長着一簇簇五顏六色的小野花，還有一叢叢粉色月季和白色的金櫻子花。彎彎的溪流繞着村莊向外邊流去，溪水清澈透明，連水底的細黃沙和游動的小魚都一覽無餘。晨間的小溪熱鬧非凡，挑水的，洗菜的，洗衣服的，嘍嘍喳喳鬧成一片。女孩子們高高地捲起衣袖和褲腿，站在水中彎着腰搓洗衣服，時不時還掄起棒槌一下一下地拍打着衣服。節奏感極強的槌衣聲、稀裏嘩啦的水流聲、清脆爽朗的笑聲，響徹了一個個明媚的清晨。調皮的溪水悄悄捲走堆在一旁的衣服，眼尖的孩子看到後大叫：「喂，誰的衣服被水沖走啦？」大家連忙回頭查看自己的衣物，失主反應過來後雙手拎着褲管「咚！咚！咚！」一步跳起一個大水花，快速地追逐着漂流而下的衣服，只聽見身後傳來小夥伴們嘻嘻哈哈的歡笑聲。

春天的田野像一塊碧玉，綠油油的禾苗一眼望不到邊，田間小道上也長滿了嫩綠的青草。晨曦中，草尖上的露珠在微風中輕輕滾動，閃着五顏六色的光。放牛娃牽着牛繩赤着腳踩在濕漉漉的田埂上，一會兒看看牛兒的肚子飽沒飽，一會拔拉着雜草玩。牛兒不緊不慢地啃着帶露珠的青草，趁主人不備時頭一歪，舌頭一捲，偷吃了一大口禾苗，發出脆生生的聲音。

「嘿！」放牛娃察覺後吆喝一聲，猛拽牛繩。牛兒怯生生生瞄一眼主人，眼神裏有幾分憂怨。待太陽爬上山頭，霧氣漸漸消褪，村莊染成一片金黃……

記憶深刻的還有汀江河畔上那條長長的、窄窄的峯市街，它位於閩粵邊陲，「雙峰秀麗欲聳天，一排街店半山懸。貨船渡船如梭織，棉花灘險把船攔。」這首流傳的民謠正是它當年的寫照，它是歷史上汀州的水運樞紐，經濟繁榮，曾有「小香港」的美譽之稱。隨着歷史的變遷，「小香港」漸漸淡出了人們的記憶，唯有那滔滔江水和歷經風霜雨雪的七個航運碼頭，悠悠地訴說着昔日的繁華。峯市那條長長的街道呀，是童年最嚮往的地方。還記得當年擁擠的街上充斥了整個耳膜的各種叫賣聲、討價還價聲。唯有那賣麥芽糖的大爺叮叮噹噹敲打的聲音最為悅耳，還帶着一絲甜蜜的誘惑。在風景優美的汀江河畔，鐵索橋是夏夜納涼的好去處，人們三五成群，在晃悠悠的橋上或站或坐或漫步，盡情地感受夜風的清涼。月下的汀江格外美麗，此岸吊腳樓裏燈火通明，彼岸青青翠竹，依依修篁。從鐵索橋上看汀江，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景。上游河道寬闊，有島嶼、有沙灘，河水猶如溫柔的女子。而橋的下游河道變窄，波濤澎湃，河水像性子粗獷的漢子。兩岸那奇形怪狀的岩石，在朦朧的月光下顯得有些神秘。不遠處的沙灘上，圍坐着一群年輕人，彈奏着結他，唱着青春的歌謠。隱約傳來的歌聲和笑聲瞬間淹沒在濤聲裏。

縱然時光已遠，沉入水中的小山村已有20多年，但老家的山山水水仍歷歷在目：春天，那條溪流盛開月季花；夏天，那座鐵索橋晃悠悠着青春的夢想；秋天，那片田野金燦燦的；冬天，那炊煙在屋頂裊裊升起……無盡的思念，割捨不斷的情懷。想念老家，想念回不去的水中故鄉，一行熱淚枕濕了皎潔的月光。



網人網事

狸美美

「普信男」的故事

小狸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正值H&M事件鬧得沸沸揚揚，但小狸卻更關注另一個姑娘，那個姑娘正被一群「普信男」追殺得無處可逃。

脫口秀愛好者星入應該都對「普信男」不陌生。它來源於《脫口秀大會》第三季中女選手楊笠的名句：「為什麼他(男人)明明看起來那麼普通，但是卻可以那麼自信？」

楊笠口中的「他」並沒有指名道姓，但卻不妨礙一大群男人哭着喊着爭相認領。這也讓小狸常懷迷惑，因為北京有句俗話說得好，見過撿錢的，沒見過撿男的。

自覺認領了「普信男」標籤的男人們，急吼吼開始了「反擊」。女脫口秀演員話音剛落，他們就舉報了她，說她「涉嫌侮辱男性、製造男女對立」。有自稱男權團體還發動了網絡運動，「旨在引起政府審查員的注意」。

沒過多久，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奇葩說》辯手儲殷特意為楊笠發了段小視頻，直斥楊笠們「不如男性理智，是被商業社會洗腦的韭菜」，更以「如果卸了妝，你可能是真的醜」來對所有女性進行相貌歧視和人身攻擊。

就這樣圍剿了好幾個月，「普信男」卻追殺興頭不減。不久前，英特爾找楊笠做代言人，「普信男」們一聽馬上又High起來，紛紛去英特爾官方微博踩場，揚言要抵制英特爾。有「普信男」傲氣表示：「楊笠沒資格擔任男性用戶為主的電腦產品代言人。」還有「普信男」及時抖機靈兒，表示「英特爾這是在自殺式營銷。為什麼英特爾明明看起來性能那麼普通，但是價格卻可以那麼自信？」而英特

爾，明顯沒有楊笠們勇敢，察覺到形勢不妙，其官方微博連夜下架了所有楊笠代言的內容，同時官方淘寶店也下架了和楊笠相關的宣傳海報。

最有意思的是，剛剛楊笠在繼英特爾之後，又代言推廣了某衛生棉。而真的讓人想不到的是，「普信男」們竟然連這個也不放過，紛紛追到直播間，楊笠還沒出現，彈幕上就已經開罵了。但真的其他邏輯都先不講，上一集還說「女人不懂電腦所以沒資格代言電腦產品」的「普信男」們，這一集怎麼又擁有了對衛生棉的話語權？

看到這，相信不止小狸一個，所有理性尚存的男男女女應該都已經發現「普信男」就是個連環笑話了。而即便小狸還沒有告訴您「普信男」的完整定義，相信您應該都能體會到了。而「普信男」，正是：「普普通通，一般相貌，一般薪資，卻迷之自信，敢於隨意以自身狹窄而有限的認知經驗審判別人特別是女性。尤其喜愛評判女人的年齡、皮膚、身材、打扮、髮型、學歷、身高，卻從不看看自己一大把的年齡、發福的身材、稀有的髮量、油膩的氣質以及巨嬰的心態。」

楊笠的一句「普信男」，讓「普信男」們不舒服到了極點，覺得受了天大的冒犯，氣急敗壞，風度全無。而譚維維的新歌《小娟》裏，有一段歌詞叫「奴、姦、妖、妹、嫖、姘、娼、妓、奴、要、婁、婁、安、婁、嫖、妓、妖、姘」，細看就會發現，都是表達壞意思的字，都有女字邊，都用了幾千年。

男女對立從來不是楊笠們造成的，真正的推手是「普信男」們那一碰就稀碎的玻璃心。



信而有征

劉征

本名與網名

《紅樓夢》第37回當中有這樣一個情節。某日，探春忽發奇想，便邀了寶玉和眾姐妹來到她的秋爽齋，要成立一個詩社。隨後，他們就開始取起了別號。寶釵叫蘅蕪君，黛玉叫瀟湘妃子。到了寶玉，寡嫂李執讓仍用舊號絳洞花主，寶玉卻不滿意，說這是小時的把戲，現在早已不合時宜了。然後才用了自己現居的怡紅院為名，稱為怡紅公子。

這段故事看似瑣碎，其實描繪了中國古人取號時的真實情形。但凡取號，和本名不同。它的要旨是符合主人的氣質，或者與他本人實質有關。所以這幾位人物，儘管他們的別號由眾人商定，卻每一個都極符合他們。而在古代，我們常見的那些個舊人，他們的號也都是自傳性的。譬如歐陽修，自號六一居士，這是他的人生理想，需要六個一：一千卷的《集古錄》，一萬卷藏書，一張琴，一局棋，一壺酒，再加上他這一個人。李白號稱「謫仙人」，果然最符合「將進酒，杯莫停」這樣的揮灑不羈。

既然帶有某種自傳的性質，心境不同，自號變更也是常事。所以我們小時候常為一件事情苦惱，就是背誦這些個號。其實倘若將這個號和這位人物的一段生活結合起來，那是相當有意思的，因為它實實在在對應於這個人。本名點十分難能可貴，因為我們的名和字，這點固然是由長輩賦予的，叫得最多。平輩間為了親近稱呼的表字，也是要和名字相關。譬如蘇軾的表字子瞻，取「軾」字的登高望遠之意。唯有號，可以隨心所欲，代表心境、形象或居所。

現代人對於這種傳統向來敬而不敏。我小時候，朋友間還有時萌生出效仿古人的意思。然而這種衝動，在今人這裏是決計不會出現的。不過這種突破本名的慾望卻在，體現在網名這種現象當中。每當我們要取一個網名的時候，心理上都會很重視。通常先會仔細思考一番，要想想這個網名是否能夠充分表達自己的風格。於是這種計算就有了一種開端的意味，帶着某種希望。但它和父母給出的名字又不一樣。那個名字是將希望寄託於別人，網名卻完全屬於自己。這種行為就像是一種精神分析，有着深深的自我探索在其中，它對本名來說是一種背叛，卻不是以被譴責的方式受到批評，而是有某種變異了的情趣與審美。

不過網名與傳統古人的名字號之間的差別在於，即便是擁有最多號的古人，也不及今人的網名這樣自由。於是，一種名字和本人之間的對應關係就變得那麼牢靠。德里達曾經認為，一旦名字給定，它就會自然與本人產生一種奇妙的分離。兩者互相指代，相互制約。在他看來，基於對名字闡釋的行為，實際上是在削弱名字本身的特異性，使其成為名字主體的一部分。而這種不完全指代關係，卻在解釋過程當中，脫離了名字作為獨立存在的特異性，依附於它的主人。

既然如此，這種釋義行為就是眾多一般化進程當中的一種。這其中就會產生一種悖論。取名是為了特異和區分，為名字釋義卻在剝奪這種特異性。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人類的釋義行為為本身就是在使萬物歸於平常的行為。而那些常常被提到的名字，就是在這個平凡化的過程當中通過不斷重複成為神話的。德里達的這個解釋僅限於對名字本身的思考。不過以此類推，在當前網名的愈加不穩定的現實當中，似乎並沒有脫離這種規律，名字依然在穩定中成為神話，而重複也變得更重要了。